揭露美国帝国的真正根源丨萨米尔·索尔教授

历史学家萨米尔·索尔与帕斯卡尔一同探讨帝国主义，将其视为一种通过强制手段推行的财富转移体系。在讨论自己的新书时，索尔重新审视了列宁的观点，区分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并解释了美元在美国权力中的作用。两人的对话探讨了马歇尔计划、苏联的衰落、金融依附，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抵抗。索尔认为，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带来了局势升级的危险压力，同时指出，公众反战和更大的国家独立性可能带来希望。 萨米尔的相关链接： 《帝国主义：如今与过去一样猖獗》（Baraka Books）：https://www.barakabooks.com/catalogue/imperialism-a-burning-issue-today-as-in-the-past/ 与米歇尔·西摩合著的文章（Pressenza）：https://www.pressenza.com/fr/author/samir-saul-michel-seymour/ 中立研究相关链接： 中立研究 Substack：https://pascallottaz.substack.com 支持中立研究：https://neutralitystudies.com/donate 中立研究商店：https://neutralitystudies.com/shop 时间戳 00:00 萨米尔·索尔：重新认识帝国主义 04:35 列宁、殖民主义与一种新定义 12:27 美元与对发达经济体的控制 14:44 马歇尔计划与苏联债务陷阱 23:21 单极时刻及其局限 27:54 俄罗斯、中国与对支配的抵抗 34:03 欧洲、日本与帝国等级体系 41:08 危机中的帝国体系：战争还是退却

#Pascal

欢迎大家回到 Neutrality Studies。今天，蒙特利尔大学国际史正教授萨米尔·索尔首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萨米尔，欢迎您。 很高兴来到这里。 非常高兴能请到您，因为您写了一本很棒的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书名是 Imperialism: As Rampant Today as in the Past。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封面的下半部分，其实是一面在世界某个地方被人举起的美国国旗。 萨米尔，谈到帝国主义，我们究竟该从哪里说起呢？因为在您的书里，您基本上是从史前时期，从非常早的年代讲起的。在您看来，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什么？

#Samir Saul

我想，我们应该从当下谈起。其实，这本书也是这样开始的。我先是观察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试着寻找解释，寻找能帮助我理解这些事情的分析工具。眼前的情形看起来很像帝国主义，但现有的解释或理论似乎没有一个能对得上。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国，行事方式和过去的强国不一样。但剥削和支配又确实存在。 所以，我把目光转向了帝国主义，因为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切入点。我当时想到一句俗话：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路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就是鸭子。

所以我就想，这就是帝国主义。但现有的那些解释，似乎没有一个能把问题说清楚。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帝国主义”这个词似乎已经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还是一个很常用的词，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突然就消失了，连左翼也不再用了。这非常令人惊讶，因为左翼，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经常用这个词。但到了八十年代，这个词渐渐不再被使用，完全被“全球化”这个概念盖过去了。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用一种经过粉饰的说法，来描述国际层面的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扩张。

于是，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似乎就消失了。所以我想，总得对此做点什么，我得深入研究一下这个概念。这件事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很多年，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早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既然现有的理论似乎无法满足当下的需要，我就想，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很自然地就会回到历史中去，借此重新构建这个概念，重新展开分析，从而得出一种解释或定义，既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适用于过去。

这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因为社会在变，经济状况也在变。所以，我得做大量研究，还得深入思考——尤其是思考——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尝试赋予它新的内涵。所以，这本书试图更新对帝国主义的

解释或定义，让这个定义适用于今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仿佛消失在云雾里了。人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连左派也不清楚——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连左派也不清楚。所以，基本上，我得从头开始。

#Pascal

就是这样。我确实同意，不过得加个限定：我说的是主流左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那些至今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还在使用这个概念，但如今他们已经是极少数了，对吧？另外，最近又出现了一群人，开始重新使用这个概念：他们批评俄罗斯搞帝国主义，也就是把俄罗斯看作一个侵占别国领土的强权。他们说的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而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描述的则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倾向：它追求支配和剥削，而按照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它必然要去支配其他地方。你自己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取这两种含义中的一种吗？如果是，是哪一种？如果不是，那你是怎么使用这个概念的？

#Samir Saul

不，这两种用法我都没有采用，因为那些还记得“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就在于他们完全依赖列宁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出色，那本书也非常出色。事实上，我在自己的书里写过，列宁的那本小册子，是有史以来论述帝国主义最好的著作。问题是，它已经过时了，需要更新，需要注入新的内容。 列宁的定义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也就是鲁道夫·希法亭所说的金融资本。对希法亭和列宁来说，这意味着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为一种资本，成为一个统一的资本。

这就是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国的情况。在威廉时代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演变确实如此：资本日益集中，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在列宁看来，这似乎就是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后来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事实上，这只是个例外。在英国、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并没有发生这种融合。那里也有巨型企业、大银行和大型工业企业，主导着各自的行业。但它们没有融合，也就没有希法亭所说的那种金融资本。今天我们也有金融资本，但含义不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所以，列宁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定义还有另一个问题：它把帝国主义的起点定在一九〇〇年前后，也就是金融资本诞生的时候。但从历史上看，这并不准确，因为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早在金融资本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即便我们假定金融资本就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甚至资本输出，都在金融资本出现之前、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列宁的一大成就，就是明确指出了资本输出的重要性。所以，这里存在对历史的歪曲。有些地方是不对的。

#Pascal

所以，这种现象的出现，比列宁指出的那些经济基础还要早。

#Samir Saul

没错。不过话说回来，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他是第一个区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也就是说，拥有帝国和殖民地是一回事。而列宁所理解的帝国主义，是一套范围广泛得多的控制体系。即使是独立国家，即使是主权国家，也可能通过帝国主义受到外国控制。而殖民主义则是殖民强国直接实施的控制。 他是第一个区分这两种现象的人。这个发现极其重要，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殖民主义已经基本消失了，但帝国主义并没有，它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就，尽管他的基本定义已经过时，需要更新。而这正是我在书里试图做的。我想让这一定义跟上时代。

#Pascal

嘿，各位，秋天的气息来了，我们也推出了一些新周边。比如，我们 Kill Symposium 里的小怪物，现在已经印在了T恤、随行杯和磁贴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可爱，大家去看看吧。你买的每一件商品，都能直接帮助我们维持运营。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很快再见。 那么，到底什么是帝国主义？按照最新的理解，帝国主义该怎么定义？

#Samir Saul

在脑子里反复思考了这一切，梳理了资本主义乃至前资本主义国家几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一个通过非经济手段实现国际经济转移的体系。这里的每一个词都很重要。它是一个体系，而不只是一次行动，一次突袭，你知道，就是为了掠夺。

#Pascal

不只是政府，也不只是国王向他的军队发号施令。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Samir Saul

对。这是一套体系，你知道，涉及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经济控制，尤其是价值转移。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外部的价值转移到帝国主义中心。所以，这是一套价值转移体系，但靠的是经济之外的手段，主要是武力，而不只是贸易。贸易本身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使用经济之外的手段，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武力，但也包括其他手段，比如将本国法律适用于境外。

#Pascal

对，胁迫的类型，不同类型的胁迫。

#Samir Saul

通过各种形式的胁迫，从国外攫取财富，再把财富输送到中心。

#Pascal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委内瑞拉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对吧？

#Samir Saul

完全正确。这就是对这个定义再贴切不过的说明。特朗普进入委内瑞拉，就是为了夺取石油。他现在说，委内瑞拉可以卖石油，但卖得的钱必须存入美国的银行账户。没错。而且，由美国来决定把多少钱返还给委内瑞拉。换句话说，他用武力掠夺财富，将其据为美国所有。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典型例子。

#Pascal

所以，这里的核心就是掠夺：你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财富拿走，再把其中很大一部分转到自己手里。那么，你会在多大程度上，把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之类的概念区分开来？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能在一些现象中看到这样的帝国主义结构。比如，法国至今仍为十四五个非洲国家印制货币，也就是非洲法郎，并通过这种方式从这些国家收取租金。

#Samir Saul

非洲法郎。

#Pascal

非洲法郎，对。因为在我看来，我会把它归为一种新殖民主义。你会不会说，不，这其实也是一种帝国主义？

#Samir Saul

两者有相似之处。新殖民主义看起来很像——你知道，它其实就是帝国主义。要我说，它就是施加在欠发达国家身上的帝国主义。这些国家通过非殖民化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由于继续与原来的殖民强国保持联系，或受其控制，又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独立性。 而帝国主义的范围更广，因为它不仅针对那些曾经被殖民的欠发达国家，甚至也针对发达国家。帝国主义是全球性的。今天，美国的控制并不局限于欠发达、出产资源的南方国家。它也控制着发达国家。它的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 所以，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要我说，这个概念适用于欠发达国家，也就是那些曾经遭受殖民统治、如今又处于新殖民控制之下的国家。

#Pascal

你能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当今的帝国主义核心是如何连发达国家的租都照收不误的吗？

#Samir Saul

嗯，这要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说起。当时，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控制市场，纷纷到欧洲，尤其是西欧投资建厂。这是一种垄断策略。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打价格战，不如说是排挤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美国对西方经济体的控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加拿大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可能是受美国控制最深的西方国家。美国在加拿大的资源、石油、采矿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还不止这些，美国公司甚至连高科技领域也控制了。 这就是过去的控制方式，或者说控制手段。这是资本输出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列宁指出，资本输出正是帝国主义的要素之一。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主要的控制手段就变成了利用美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是经济扩张期的结束，也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段经济繁荣时期的结束。法国人把这段时期称为“辉煌增长的三十年”。这段时期在七十年代初结束了，并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紧密挂钩：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这个体系瓦解了。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意印制美元。而它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它印出美元，再拿这些美元从国外购买商品，等于不花任何代价，只用几张纸就换来了东西。 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剥削和财富转移手段，过去从未有过。只要发行美元，就能获得商品。这就是最完美形态的帝国主义。

#Pascal

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你知道，如果我们看看其他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欧洲得到的马歇尔援助其实并不是援助。它基本上是让各国深陷其中的贷款。不过，它确实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因为那是把美国的物资运到欧洲，用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等等。我的意思是，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转移。但在我看来，这一切后来都停止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化，真正全面展开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同时这些经济体也在去工业化。这该如何放到帝国主义的框架下理解呢？

#Samir Saul

马歇尔计划是针对特定情况出台的，有它的特殊性。战后，欧洲各国因为战争造成的破坏等原因，有很大的需求，却没有钱购买美国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有能力出口商品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有过剩的产品。欧洲人有需求，却没有钱。所以，马歇尔计划所做的，就是给他们钱，给他们美元，让他们购买美国产品。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过剩产品。如果没有买家购买这些过剩产品，美国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所以，这也是避免经济危机的一种办法。 第三个原因是，必须让欧洲各国的经济恢复正常，以免这些国家向左转，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别忘了，在那个时候，苏联是一个榜样。

#Pascal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针对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经济实体，提出了另一套方案。

#Samir Saul

没错。而且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也成功击退了德国的侵略。苏联当时声誉很好，媒体对它的报道也很正面。所以，美国必须对抗这种与自身对立的模式。正因如此，美国向欧洲国家作出了让步，帮助它们发展壮大，确保它们不会崩溃。 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形势，马歇尔计划本身并不完全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总体而言，它是为了巩固西方资本主义，从而巩固美国的帝国主义。因为，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友陷入困境，美国主导的体系就会面临危险。一九四五年以后，美国的目标是在全球大规模扩张，并与苏联竞争。所以，它不能让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问题。

#Pascal

对。

#Samir Saul

所以，马歇尔计划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并不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但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标。

#Pascal

然后，随着这一体系不断发展，在我看来，体制之间的对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就停止了。苏联作为一种与之对立的理念，曾在某个时刻开始走向失败——至少从戈尔巴乔夫于一九八五年上台、推行改革与公开性政策时起，就已经如此。这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发展有多重要？极其重要。

#Samir Saul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苏联的问题并不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而是在六十年代末经济增速放缓时就已经出现了。生产率下降，当局也尝试了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没有一种奏效。这些尝试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结果全都失败了。 苏联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中央来管理如此庞大的经济。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变得过于复杂，中央无法跟上变化，也无法满足各种需求。所以，从六十年代末开始，苏联经济就出现了增长放缓的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 当时，苏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寻求的办法之一，就是引进技术，以提高产量和生产率。

苏联想要的技术在西方。它想引进这些技术，为此开始向西方借款。而它在经互会的盟友借得更多。波兰和罗马尼亚为了引进这些技术，借了巨额资金。当时的目标是生产产品，再卖到西方。这种关系，很像前资本主义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过去的做法。十九世纪，它们向巴黎和伦敦借款，以便出口本国的原材料。这就意味着，它们非常依赖西方市场。如果西方市场繁荣，进口量就会很大。

如果他们陷入衰退或危机，就会减少进口。西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陷入了衰退，事实上，是一场长期衰退。我们至今还没走出来，还没有找到通往复苏和增长的道路。所以，他们借钱的时机不对。他们借钱的时候，西方还没有做好增加进口的准备，反而在减少进口。而借了钱，就得向银行支付利息。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利息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西方也发起了攻势。人权攻势，以及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会议，都是为了动摇这个体制。这与五六十年代的反共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同。

七十年代，那是一场旨在改造这个体制，或者将它推翻的攻势。所以，苏联当时承受着多重压力：生产率较低，经济状况不佳，西方发动意识形态攻势，还得向西方国家支付利息。举个例子，一九八九年，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时，他正逼着民众掏钱，偿还西方银行的利息。他把民众逼得很紧，让他们陷入贫困，结果让他们转而反对他，成了他的反对者。正是这些人把他赶下了台，因为他一直在给西方还钱。按照合同，他必须支付利息，而付利息的钱，就得从民众身上筹集。

#Pascal

所以，你认为共产主义体制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自己陷入了债务陷阱？

#Samir Saul

部分是这样。而它之所以陷入债务陷阱，是因为内部存在一些问题，而它似乎找不到解决办法。苏联的上层建筑体系似乎出了些问题，没能理解当时正在发生什么，也没能理解技术、生产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也缺乏想象力，最终导致整个体制陷入某种僵化状态。

#Pascal

按照您的理解，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这套剥削性的体制，成功说服了共产主义阵营采取那些最终导致自身被控制的举措，对吗？因为这就是一种控制，不是吗？这就是一种控制。 抱歉，我没太听清您的问题。 抱歉，我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体系是怎么成功让他们接受这种控制的？毕竟，前几代共产党人都成功避免了这种局面。我的意思是，正如您所说，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人的处境都还算不错。

#Samir Saul

走投无路。拿不出解决办法。

#Pascal

僵局。

#Samir Saul

他们当时陷入了僵局。遇到了阻碍，靠自己的办法又解决不了。他们失去了想象力。要我说，是这个体制内部失去了创造力，才让他们转而向自己的对手求助。他们肯定很清楚，自己是在冒险。我的意思是，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基本常识：不能向资本家借钱。道理就这么简单。可他们还是借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别无选择。

#Pascal

然后，一九九一年，苏联终于解体了，帝国主义体系就自封为世界霸主了，对吧？甚至福山写了 The End of History，说："现在，胜负已定。自由资本主义将一直独霸天下，直到人类终结。"对吧？历史停止了。历史停止了。我的意思是，他指的是制度之间的较量，对吧？制度之间的较量已经分出了胜负。 对。 然后，自由帝国主义就开始肆意妄为了，而且又一次把整个全球话语的焦点，从帝国主义转向了全球化。 没错。那么，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单极时刻的？

#Samir Saul

嗯，美国在一九四五年就想迎来这样一个单极时刻。当时，无论是工业生产、黄金、原材料，还是资本，美国在经济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它什么都有，唯独缺了一样：对东欧的控制。它控制不了东欧。当时有个叫苏联的难题，靠武力解决不了。苏联实在太强大，施压也没用。所以，一九四五年确立世界霸权的企图，只能往后推迟。

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就在那个时候，美国以为整个世界都可以任由它摆布，以为它终于可以建立起我所说的"全球帝国主义"：也就是支配一切事物、所有人的帝国主义。它针对的不只是南方国家——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者是这么做的，二十世纪也是如此——而是整个世界，包括发达国家。 而且，事实上，当时看起来，美国确实正在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似乎正在向世界各地渗透，让所有人都服从它的命令，为它的需求服务，而美元就是它用来渗透的工具。我们当时正在走向一种无所不包的帝国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全球帝国主义"。在福山等人看来，这似乎就是历史的终结。

#Pascal

顺便说一句，他们出于自身利益，开始把这叫作"Pax Americana"，对吧？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多美好啊，对吧？

#Samir Saul

不过好，我们继续。当然。他们把这和十九世纪的"不列颠治世"联系起来，也就是认为英国统治世界，是为了全世界的最大利益。

#Pascal

最后一个帝国，最后一种土崩瓦解的帝国主义。对。你看他们是怎么交接棒的，对吧？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Samir Saul

延续性，你知道，就是延续性。就是继续下去。有一段时间，这一切似乎进展得很好，一切都顺风顺水，只是后来出了问题。这个体系并不完美。它没有按应有的方式运作，因为它让其他国家受制于外部势力。而恰恰有些国家——至少有那么几个国家——不接受这一套，并且尽可能地恢复了自己的独立

性。 中国尤其如此，俄罗斯也是——就连俄罗斯也是。这就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俄罗斯不接受美国的霸权。它不接受外部势力控制自己的内政和整个历史进程。所以，这个体系内部也有不服从者。

而且，这个体系本身就无法正常运转。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也就是次贷危机，是美国企图主宰世界的进程中一次极其重大的挫折。全球化被描绘成最好的解决方案，能让所有人最终都过上天堂般的生活，但这次危机表明，它行不通。所以，这个体系本来就有缺陷，而且这些缺陷越来越大。如今，这个体系已经濒临瓦解。 单极格局正受到强烈挑战。而美国的政策——这也解释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就是企图用武力重建霸权。用武力。这就是美国到处干预的原因。因为这个体系里出现了反抗者，而美国必须镇压这些反抗者。

#Pascal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解读，因为它有几个作用。首先，它把经济视角重新带回到我们对事物运行方式的理解中，把暴力和经济联系起来。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会让我们的关注点稍微偏离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那套思路，对吧？像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的人，会把一切都归结为安全竞争，对吧？

正是这些国家庞大的体量，让它们感到不安全，所以它们就——诸如此类的说法——展开安全竞争。而你会说，不，驱动俄罗斯和中国的并不是安全竞争，而是对帝国支配的反抗。这样的观点会让其他一些同行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比如那些研究阿拉伯半岛当前局势的学者。那里的抵抗运动，反抗的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你会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背后，也是同样的根本动机。大致是这个意思吗？

#Samir Saul

是的，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建立以本国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系。而国家经济与帝国控制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从定义上说，它们前进的方向就不符合美国的意愿。 当然，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安全问题并不是次要的。为了捍卫本国经济，或者维护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存在，俄罗斯必须保卫自己的边界。美国针对俄罗斯的行动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军事上的。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扩张，直接威胁着俄罗斯的安全。 所以，现实主义与一种把经济问题纳入考量、对国际问题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

#Pascal

不，我不是想把你对帝国主义的解读和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完全不是。我确实认为，两者非常、非常契合。我只是想指出，现实主义者会说，如果追根究底，一切都归结为安全竞争。但按照你的解读，安全竞争只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反抗被支配。这才是这种反抗真正的核心所在。

#Samir Saul

没错。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帝国主义：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企图控制全世界，企图建立一种覆盖全球、无所不包的帝国主义。换句话说，任何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都会发现自己站到了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一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看法。当然，研究这个领域的人本来就不多。他们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是与美国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分析放在历史背景中，就会看到，当今这个阶段是从单极格局演变而来的，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全面主导世界的格局。在美国的构想中，在美国设想的这种全球性帝国主义秩序中，俄罗斯和中国也应该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受美国支配。而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摆脱外国的控制，摆脱美国的控制。

#Pascal

他们不是竞争对手。他们自己也没想建立一个帝国体系。你会这么说。

#Samir Saul

对。对。我们现在是在观察世界的现状，而不是我们想象中它未来可能的样子。有些分析人士，或者说理论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就错在这里。他们说，或者他们认为，中国具备一个可能主宰世界的国家所拥有的特征，所以中国就在主宰世界。不，中国也许将来会主宰世界。而且，如果它用武力从世界其他地方攫取财富，那它就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但目前，它不是。 俄罗斯当然也不是。俄罗斯当然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从世界其他地方攫取财富。所以，今天的世界并不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当时有几个实力相对接近的帝国主义强国相互竞争。意大利算不上，你知道，但英国和德国尤其如此，两国的实力大致相当，而且都在争夺世界霸权。 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今天，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正在失去自己的霸权，并且正竭尽所能，试图重新确立这种霸权。

#Pascal

那么，照您的理解，俄罗斯和中国与世界各国做贸易，基本上是以互惠为基础的，我想是这样，而不是试图通过武力、通过超经济手段，从其他国家攫取财富。甚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在抢占土地，但并不是通过超经济手段从乌克兰攫取财富。您是这样理解的吗？

#Samir Saul

对，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是在保护自己。北约扩张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明显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被逼到了墙角，面对这种极端危险，它采取了行动。

#Pascal

它是在保护自己。

#Samir Saul

这并不是在乌克兰寻求财富。

#Pascal

乌克兰没有财富。不，乌克兰没有财富。我是说，当然没有。它现在正遭受摧毁，而俄罗斯人实际上也在严重失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实就是美国。 有没有一种所谓的“下游帝国主义”，比如欧洲人如今又在以这种方式对待全球南方？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包括我深爱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时期，当时日本被迫支付战争赔款。

但这些主要流向东南亚的赔款，立刻就成了一项类似马歇尔计划的经济驱动力。这些钱随后被用来把日本商品引入东南亚，实际上也成了今天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也就是JICA，所负责的日本对外援助项目的雏形。这对日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让东南亚和非洲在经济上对日本形成依赖。不过，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因为其他国家也确实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在全球帝国主义体系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向下游延伸的帝国主义呢？

#Samir Saul

是的。这还是因为历史。回顾一下历史，发达国家自身就曾是帝国主义列强。

#Pascal

法国、德国，尤其是英国，还有日本——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列强。

#Samir Saul

那么，一九四五年之后发生的情况是，它们落入了一个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就是一种超级帝国主义。所以，它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中间位置：一方面受美国支配，另一方面又在自己过去控制的地区或区域占据支配地位。 没错，在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还存在着次级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体系是有等级的，就像一座金字塔。最顶端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再往下，是过去的帝国主义强权——欧洲、日本——以及加拿大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加拿大过去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它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最底层，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这是一个等级体系，不是平等关系，也不是他们常说的什么国际社会。这就是一个等级体系。

#Pascal

对，而且，很多人必须一贫如洗，才能让少数人变得极其富有。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会认为，任何资本主义制度都必然带有帝国主义倾向。你也是这么看的吗？还是说，你认为，除了不公平的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推动帝国主义？

#Samir Saul

我在书里分析时，把帝国主义和非常原始的掠夺形式联系起来，比如说，为了抢夺战利品而发动的袭击——这种掠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资本主义沿用了这些做法，并加以发展，让它们变得更加复杂。它不再只是一伙人跑去抢奴隶、黄金或者香料，而是建立起一套体系，里面有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让财富能够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被攫取。这就是资本主义所做的事。 资本主义本质上确实有这些倾向，因为它具有扩张性。它必须追逐利润。没有利润，资本主义就会崩溃。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赚不到利润，它就必须到别处去寻找。因此，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本质上就埋藏着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种子。是的。

#Pascal

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是按照你的定义，也可以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体制也会有帝国主义倾向。比如说，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独裁者突然有了这么个念头：“我现在要逼所有其他人都给我交租。”我的意思是，这就可能促使那个独裁者对外推行帝国主义，而他的国家未必是资本主义国家。

#Samir Saul

没错。这是一种原始的帝国主义。我把它叫作掠夺型帝国主义。我不记得当时用的是什么词了。就是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掠夺。

#Pascal

比如说，回头看看罗马。

#Samir Saul

过去，罗马会发动进攻，掠夺财富，掳回奴隶。

#Pascal

这算是一种简单的帝国主义形式，对吧？一种非常直接的形式。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则是一种精巧得多、间接得多，也隐蔽得多的帝国主义形式。

#Samir Saul

没错，因为这套体系更复杂了。你知道，贸易和金融让这一切不像过去的盗窃那样容易被看见、被察觉，也没那么明显。

#Pascal

听起来好听多了，对吧？“美国治下的和平”，听起来可比直接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再把他们的财富抢回家好听多了。

#Samir Saul

这样显得更体面。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人被砍头了。有，还是有。但这不会被当作最高典范，也不会被树为榜样。这种事得掩盖起来，因为它不符合理想、原则和价值观。所以我们就把它藏起来。但暴力当然是这个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Pascal

否则，就是追求支配地位的欲望。

#Samir Saul

是的，就是追求支配地位的欲望，以及动用武力的冲动。只要群体、社会或国家之间存在实力差距，就有强者动用武力的危险。而当动用武力的目的是转移财富时，这就成了帝国主义。

#Pascal

你知道，杰弗里·萨克斯和美国另外几个人的解读当然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弊病，部分源于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获胜后的得意扩张。他一直在说，这些人只想要一件事，也仅仅是这一件事：全面称霸，主宰整个世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会把新保守主义运动看作美国整体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对吧？这就是它运作的方式，也是它付诸实施的方式。

#Samir Saul

没错。他们是美国霸权的终极形态，因为他们不只是说：“我们想用秘密手段。”他们想用赤裸裸的武力——赤裸裸的武力——来掠夺海外财富。可以说，他们就是帝国主义控制的顶峰，是它最彻底的形态。

#Pascal

那么，你的分析最终得出了什么结论？放眼二〇二六年，我们看到，这种由资本主义驱动的帝国主义，在乌克兰撞上了一堵墙，而这堵墙就叫俄罗斯。它在东方也撞上了一堵墙，叫中国。它在伊朗同样撞了墙。那么，接连撞上这些墙，会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者说一个帝国主义体系，产生什么影响？

#Samir Saul

这让它陷入了极其、极其、极其深重的危机。它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和巨大的难题。继续走武力这条路，似乎行不通，至少以目前这种武力程度来看是这样。我们要记住，美国还没有对任何一方发动全面战争。它一直在以间接的方式作战。代理人战争，就是美国用来持续打仗、同时又避免自己直接卷入的办法。它一直在打代理人战争，而且不只是在乌克兰。在叙利亚，它打的也是代理人战争。就连利比亚战争，也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还记得贝拉克·奥巴马说过的话吗？“我们在幕后领导。我们在幕后领导。”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尝试都是彻头彻尾的惨败，完全失败了。美国会犯错，有时也会吸取教训——有时会明白，不该走那条路，而应该用其他方式动用武力，也就是利用别人。 这不是什么新办法。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是这么做的。美国不过是把英国过去的做法放大了许多。英国无法单靠自己控制世界，必须利用别人来替它办事。所以，代理人体系并不是美国的发明。

他们只是在照搬英国过去的做法。这是一种解决手段不足、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办法。美国想要完全控制世界，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就利用其他国家。这种办法正在失败，在乌克兰的失败最为明显。所以，美国现在的选择，要么是退让，要么是公开参战。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期对全世界来说极其危险，因为美国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继续沿着一条正在导致整个体系瓦解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全力发动战争，以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所以，局势非常危险。

#Pascal

对，这非常危险。我的意思是，你认为美国如今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不是因为美国本土受到武器的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建立的全球帝国体系就要崩溃了。是这样吗？

#Samir Saul

对。

#Pascal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它会怎么做。它会全力以赴，因为除此之外，任何做法都没有道理。

#Samir Saul

是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威胁的不是美国的生存，而是美国的野心。是帝国体系——帝国体系。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而是这个体系。

#Pascal

那么问题来了，核武器到底掌握在谁手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还是作为一个帝国体系的美国？但愿是国家掌控着核武器。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Samir Saul

我没有答案，但很明显，一个体系必须转化为国家，转化为行使权力的政治手段。而这些手段采取的就是国家的形式。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控制着帝国主义体系的核武器。如果需要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那就是这条线。

#Pascal

萨米尔，这话几乎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但我确实认为，你对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这番分析很有道理。

#Samir Saul

这很危险，极其危险，但还是有一丝丝希望。局面并不是一片漆黑、全然悲观的。比如，有一丝希望就来自美国自身，来自美国内部。美国民众并不好战。他们并不想要战争。随着层层宣传迷雾逐渐散去，他们开始看清一些事情，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战争刚开始时，有人告诉我们，美国将征服一切，会轻而易举，因为伊朗是个落后的国家。

政府发动战争时，民众舆论通常会跟着政府的说法走。这是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历史事实，但它确实是事实。不过，随着事态发展，随着事实让人们看到官方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人们是能够睁开眼睛、看清现实的。所以，美国还是有希望的。希望还在于，其他国家不会追随美国咄咄逼人的政策。它们可能会退缩，因为美国要求它们做的，意味着它们自身的彻底毁灭。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一切，应该成为所有人的教训。乌克兰正在从地图上被抹去。它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Pascal

如果再不觉醒，整个欧洲大陆还真有可能面临这样的未来。不过，你说得完全正确。要真正抵制这种帝国主义，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于内部的政治进程。很遗憾，我到时间了，必须结束了，不过这次讨论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你，萨米尔。想找你的书的朋友，应该去哪里呢？

#Samir Saul

出版社叫 Baraka Books。B-A-R-A-K-A，Baraka。他在蒙特利尔，也在蒙特利尔出版。所以只要输入“Baraka Books”，就能找到了。

#Pascal

到时候就能买到了。当然，我会把这本书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简介栏里。你还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发表作品吗？

#Samir Saul

我经常在一家名叫 Pressenza 的国际通讯社发表文章。我和同事米歇尔·西摩一起，随着事态的发展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写的内容，很大程度上都与我提出的这套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吻合。

#Pascal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的简介栏里，我们也一定会再邀请您来做客。萨米尔·索尔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接受采访。

#Samir Saul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非常感谢。